

河南穆公  
集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脩 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  
春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嘔啞雅吳俗髻  
鬟疎削傳南朝誰憐北客婦未去楚魄湘魂惟  
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  
融未存睡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榷驥心千里空  
羨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  
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  
復惻惻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

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  
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玉烟網密  
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渥競搖鞋非極寬

五言古詩

翠碧遊漪占浦樓深藻空波出素髭教頭餘赤  
質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  
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煦霜鱗逐冰隼  
扣願瓊聚骨剖嚴錦分肌味佐芳菘匯香參苦  
笋宜羹歐融賦玉膾筋骨一作寒絲湘鯽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荐新美尚銷愁毒即殊鱸詩  
休官易精煉醒酒逐自當煩佐膳所惜易追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庚即真好事溪閣新新聞水石精神出江山氣  
色未疎烟分鶯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共閑  
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王簿

勿款從卑位脚欣造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  
帆輕跨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華莫回  
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托跡難依佛留心獨  
喜儒風塵倦京洛水石隱勾吳破寺杉松老南  
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舡，怨紅傷翠助鷓鴣。戰回春事青蒲劍，買破韶光綠符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覓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柰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難堪輕薄事，歌酒宴游心。盡付吳兒筆，惟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昶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冉冉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烟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呼，卧對殘芳起鶯陶。乍困遊車一作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解，病髮慵替瘰更搔。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竟卷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虫。不參品物

陶鎔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窞已顛，猶磷石危苔將穽，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榮陽先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休生之往還，揖而和者數人。豎携北未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韵而繼之，得以盡言生所居之樂。宣城是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烏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鳥鷗閑夕照，菰稻秀原烟。野履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遂聞双闕下，箫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頭風綠，菱苳蓋波清。繫葦一魚艇，翹烟双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往通茶塢綠，門枕橘

團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黃閣游鷺里巷自作逸淪棗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机山雨欲到樓竹風先滿衣谿南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榨魚活旋離鉤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繁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閨帶竹蘿田頭餉耕後樹裡灌園時靜鳴秋織樵閣對野棋抵噦非我事大味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下雞爭黍蘿根旭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其八

江墅幽居好何妨郵事添神隨山父賽莖李野

人占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莖穠短牆衰柳下寒水半渠澗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污荒晏罷何回醕酌未藍輦逍遙岍南中人問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間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烟呼野竹挂薜荔山花晴鷓鴣画工能狀出羞殺朝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橫哀柱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官憲紅短尚圓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科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未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綉閣中似聞春芳拆曉風試問天桃

臨碧沼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利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  
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看微雨遮鞦韆闌垂  
愁稚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  
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清遣爭奈惱人紅  
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薄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  
聯翩酒帳絳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兇狂不足犹  
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拆香心破浩露以滋粉面新油壁車中  
同載女菱花鏡裡並粧人皇英帝子鍾遺艷  
琰宮姬托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  
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元磔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

荒涼計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李佛徒皆善苦吾道於師獨異群儒藝知  
探討論詩三四章往：見薛稷玉璞在琢磨不  
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  
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領路涼葉驚秋早南游  
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伴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  
分屯馬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  
服走棘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灵  
誅賊莫舜廷无患故凶兇後狙豈祿周公任射  
席犹寬巷伯投願斬都衛謝天下不然何用正  
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林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  
師神補闕閨獨將仁義守蓬戶敢同賈傳希前  
席况異鄒生托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犹

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泪落衣間  
守歲分為客是閑  
老母今年七十壽  
腸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  
平林烟畔逐花行  
雨晴南陌塵埃洗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  
那香入亂花携輕肥  
不得尋春意動要笙歌  
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是屬侯家  
任客閑游到日斜  
富貴位高無暇出  
生人空看折梅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  
卻望梁王歌吹臺  
上墓遺芳草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  
萬樹紅芳相倚愁  
金鎖不關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有時當永恨  
依：何處照閑眠  
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逢魚蓬秋  
暝烟纖影乍歌還  
復立冷花時結不成  
圓銷魂猶憶江樓夜  
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壠在莒  
墨荆林深堯高一  
極目懷古重傷心  
平楚蒼烟暝  
遇風白日沉  
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  
已報新花着桃李  
感時昧物情何多  
發咏長篇託興比  
為言龜李雷華寔  
君子盛德尤所似  
清：相倚臨芳辰  
輔導春功如宰揆  
考有百卉爭妍舒  
特頌化匠施剗也  
上居月反下居月反  
下誇紅閣棠亦可  
怜各事繁華一時  
尔繁盛寧將此花  
同令人慕亂狂不  
已義和奔御催春  
歸祇得銜杯且歡  
喜君看灼：枝上  
英半雜泥塵成落  
蕊盛衰不獨草木  
然人事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閣雲鬢葉輕莫把姑蘇  
速相比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倘使此臺  
呼醜女汝陰城裡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歡俗  
盤餐漸痛烟屏老方情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  
惜蔣龍完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驛登縣門眉：復何言留館竺乳舍屢携梅  
福傳凶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  
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鹽鹽

鹽饑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  
涉灘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去：惟強飯歲  
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  
人肌淫雨恣凌慮淹旬下無時頌雲掃復合直

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數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  
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麦  
悲已病泥中躬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  
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嗷：訴  
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怨安所尸悅：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  
古得失心煩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  
上具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然未當借汝卑  
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  
嗟嘻

贈遠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徒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  
滄洲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道相思二十里阻  
別十三秋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  
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  
子博士李公澤遇定與其子之尋思祇如此必  
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為受困高少  
約藥室共夷猶賦文有高少之志去將有  
同欲招師而借住也

一百五日同周趙陳承錫游吉祥僧

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  
花愁酒困春無着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裏鞋綃帕暑許携持又索還  
題破白雲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  
殘花亂芳草鞋絮散春烟  
景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  
依有餘恨醜醜詎能銷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  
妬忌巫娥雨推殘洛苑香  
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  
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遠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  
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  
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岷徙雷成一章

從來岷貶斷還期聞從警雷來  
共鼓却訝有虞刑政錯四山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僥仰自全不幸為奸人所伺誣構以事回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寄一室于浮屠宮闔戶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過赦聽以所審聞將示之宥侯侍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歲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吊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為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而盡款慰若忘窮否之為尔予自至以艱憂中自不復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遠此竊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過憂患間因思非言無厭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情愜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說：幽遐地杳：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為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詣卜並鄰溫：窺表粹晏晏奉媵嘖直道談端闕橫流語下埋綺文何斐置現行亦璘玢數分初技漆交言乍飲醇捧心忠義合開口矜肝陳共味隨時理供成迷患因



禍未非造次語及自酸辛眾奮漂山舌孤塵生

獄身詭誣惟福臆鍛鍊止遠巡因任棺桐躍寬

寧斗劍仲君幸一作成狼程張君之冤由崔浮

成我志名森秦秦恩者奉以命官而小史承其

列是州為人殺多列多疑納群細之器以余嘗

下御于之禍巧綴銘刀筆凶爭調鬼神精誠懷

皎日悲憤貫高是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

芻嘗鼓篋卧薰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金法所

循得情美示喜伏念不忘旬報評評去三章直

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考軍司舉

仰誰論錄事考事唐亦虜破藏奸柱網理勇暴

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驟程初發虹蜺

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塵又

翻成害寔賓木招孤秀伐珠振閣投嘆跼蹻同

非全敦孽眾忌洵棘心終如蕙蓬首不羞蛛冶

蝎皆徑路跳梁並狡就無嫌虎據的是惡鷹

睛合力邪攻正連謀偽管真蟻声移枯竭梁列

蟻漏墊崎岫扒玉為几鍊摧松作契神推埋督

直墜掛臨堵潛填早濕終技誼慈憂遂放均顛

辜餘蓋嘆照覆隔蟾踈流落穿山峻夷狄積水

垠望家惟實泣向國祇低鞞毒天崩祀閔朝

山計已府名遭危歲在辰以丙辰歲正庭闈偏此岵

伯仲邀璣避媿未鳩夷死漸如澤毀巽難盱搯

尾獸死轉曝腮鱗 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

風傳細碎心事遣凶屯 郭周 援人烟簇野

津賈橋通勁越商颿吹波切微甌閩谿婦收菰

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動 石磷：再見

來巢乙玄鳥頻聞入市寅虎每入 持滿林

垂嘯飲當面走驚厲水寺傳將久沙禽 欲馴

無心從碌：任志守諄：早作慵挑鹽宵眠

歎呻机床閑華格憲儲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

續晨未嘗遊井閉况復出城聞倪：危腸

濱昏：病目矚梅蒸衣醜既瘴觸面鰓皺未免

難猜鶴徒希鵲庇鴉素鴉求庚悅碧鶴事常說

詎識開三雅奚誰指一因歡無官局事病免府

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机獨任純為輕飢驚鴛鴦

請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蟻玩肆

若塗曳短嘲頻机純干鈞秦音劉推百鍊鎖愜

憂宜惰：諛吠更信：斬豆多聞耳全膠欲語

唇已甘鍾律啞難聞釜雷震 手近歎非辜者還

稱被鮫珠堪持言自解姑以命相詢頃竟窮通  
外殊驚得喪况平豈煩懷魯汶 并說忘

歧幽 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

浦嶼細草梁郊吟綉羽未穿柳粧鬟去採蘋

畫缸江汎：銅鼓野耕：切中 荷芰卷生者蕪

菁秀出琳音鄰叢暄茶正發袂暖福初勻遠去尋

芳佳閑留坐翠瀕小童仰倒榼獨滿暫垂綺烟

杪聞啼魄沙墟過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閑凭雕

楠音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

及其竟也何後斯類良 歸懷謝茗尊後魏王肅

由吾不及魚為達矣 歸懷謝茗尊後魏王肅

茗飲又東等美及北還又好羊酪 誰伶秦逐客

或問茗何如酪日酪與為奴尔 誰伶秦逐客

自和音縵臣李德居州里文曹力組糾宮倉祛

祇禪任苑雅荆榛壯節輕宗慧奇才棘下彬賦

豪搗蔘繪詩墨洒批琳始角詞場勝爭馳義載

轉戰痛知景陷盟手散他投傳云涉他投術侯

又七勇侯選圭禹功期取禹茵御書先弼稱省

荐半龍荀莖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

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旋和却在鈞三年

紆選調一命就陶執况驟司閩團早絕服堞珉

上奪非遂霜同列異起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

有資促防雖少艷城河亦多遊繳已能傷雁果

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詳會奉嚴裡仰聞蒼

理難窮蕩：仁良國君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蘿

何當返蘭荃自可紉肴蔬調吉膳春稅給租縉

寄傲卹名表遺崇野号莘退藏師李謹貴顯謀

顏竣踞 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鼻營酒林樵

谷訪葉梅春上封花撥誅茅出果榛前音臻

中持鈿揀林下設置畏至埋鸚齊鸚浮生茵等

椿木甘捐奠土所幸曳絲給南面同充禹巖廊

即甫申國應容一吏鼓腹得還浮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河南程公集卷第二

書 穆 脩 伯長

荅喬造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未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狀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于習尚淺近菲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軟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閤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于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迂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于古文矣其書之問則曰將李于今則慮成淺陋將李于古則悞不取名于世學宜何吉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帆反李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无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為人盾其是非可否徒以遠拙無所用心固得從事于不急之李如舊者不識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烏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声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李乎古者所以為道李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魚乎名中名者無以魚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而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具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具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称為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具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具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称為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則窮不失為

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  
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道各  
繫其時遇蓋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  
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  
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浸微浮躁之  
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  
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  
乎名之大者夫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  
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司徒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書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  
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  
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  
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  
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  
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  
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  
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  
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  
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

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  
皆出于此乎脩當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苑  
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  
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  
如此之人逢其時運異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  
使劉粗匹夫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  
俯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  
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惟服閣下之才  
德風畧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  
淵而量闊視禹甲之弟子當年若披遺物之易  
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達周歷清美  
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嘗斯之時天下  
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具辭臣矣一旦奉明詔  
去內廷統將符分康閭真枕攸倚未藩北門命  
下之辰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  
下之氣象真神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  
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無  
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眾却敵靡不  
如意也以是而久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  
復生諒何以加此脩可不向風馳想氣激神味

求一識大賢之子之風未忽不自知其貧且賤  
蠹根蝼屬來及親鄰亦既至止復傍徨踟躕不  
敢往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  
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  
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  
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  
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  
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  
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涯畔今公柄  
國重任嚴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  
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  
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  
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  
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  
進于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  
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  
禮免伏榮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  
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  
孰敢求之見蓋竊薄之命不獲過于大賢君子  
之知矣窮達進退廢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

惟少賜於祭幸甚脩恐悞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捧日裁書百拜有聞于密學侍  
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因迫飢  
寒小人之切患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  
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  
于心天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憐憫而矜之  
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无拒絕弗顧之理  
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悞期得想于府庭之下庶  
窮悴之迹少獲布聞于左右如獲蹟犯尊威之  
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窮也某  
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  
泰州司理泰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  
與俗相悅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  
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初為池  
州泰軍日屬所天奄毀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  
奔憂時因于博士辛公<sub>勞也</sub>之外方為是即哀其  
艱窮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  
生見老母稚弟于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  
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

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弓四方大抵取途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托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逞：終歲且不能周其饗粥今春因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載寢某堂與十一人同詣宰相被告具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置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李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寔安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圣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趙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討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零于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无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

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腹額上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長物耳父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衷衿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頌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即中書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言于監判即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奉于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竊求皇：汲：至于今不獲一拜盛德于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量者獨曰和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孀生時亦嘗辱和君遊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礼小子奉

是言不敬遺忘于時某方再奉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后選授泰州司理奉軍區：曹楛未終秩而累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違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无時少息所以未違違見于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時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度量遂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遂延問蒙執事辭以他故俾俚引退愧生于願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寔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然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于長者足以為恥今盤桓悵忼數日而後進其言庶幾執事寬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

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倫至韓柳氏起然後能久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寔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維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華然奪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章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問者錢落纔百餘篇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通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

文與書字甚朴不類今跡蓋佳昔之藏書也從  
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  
陳故劇減讀无甚言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  
舊錄為別本與龐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后  
止嗚呼天學予者多矣始而鑿我以轉既而飲  
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  
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遊處  
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志志操然筆入  
都省應主司之試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跋  
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  
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復會于京師得一  
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  
向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中嗟乎  
予與子向之志願百莫從具一二而意能度十  
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

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頃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如如是知他日  
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  
我而歸我春：不能已者以其故人也其俱不  
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  
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  
詩云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行語點將發憤  
氣一作意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  
京城中日與芻豢爭情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  
十千大梁酒金壘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生皆  
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彙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  
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  
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安也而訪  
之僕辱其久遊不獲讓為一作為徐思之因請更  
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  
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焉張  
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單  
才不踰一作其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



愚馬子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無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白黑以分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教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

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以辭學中名自己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

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贊正典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竇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榮與王府階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領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採學尤至蓋有聞焉今茲歲會闕選舉生將韞扶其技舉于陳同儕華欲生留于斯者或解以他語子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馬隴西公喜能樂善園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獨易發而先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具牒于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途

送呂公初序